

吴有音◎著

在一个错误的地点，
在一个错误的时刻，
我以错误的欲念出现在她的面前。

爱比死 更冷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 京 出 版 社

吴有音 著



死比爱 更冷

.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比死更冷/吴有音著.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6

ISBN 7-200-06622-2

I. 爱… II. 吴…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8928 号

爱比死更冷

AI BI SI GENLENG

吴有音 著

*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32 开本 7 印张 123 千字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 000

ISBN 7-200-06622-2/I·9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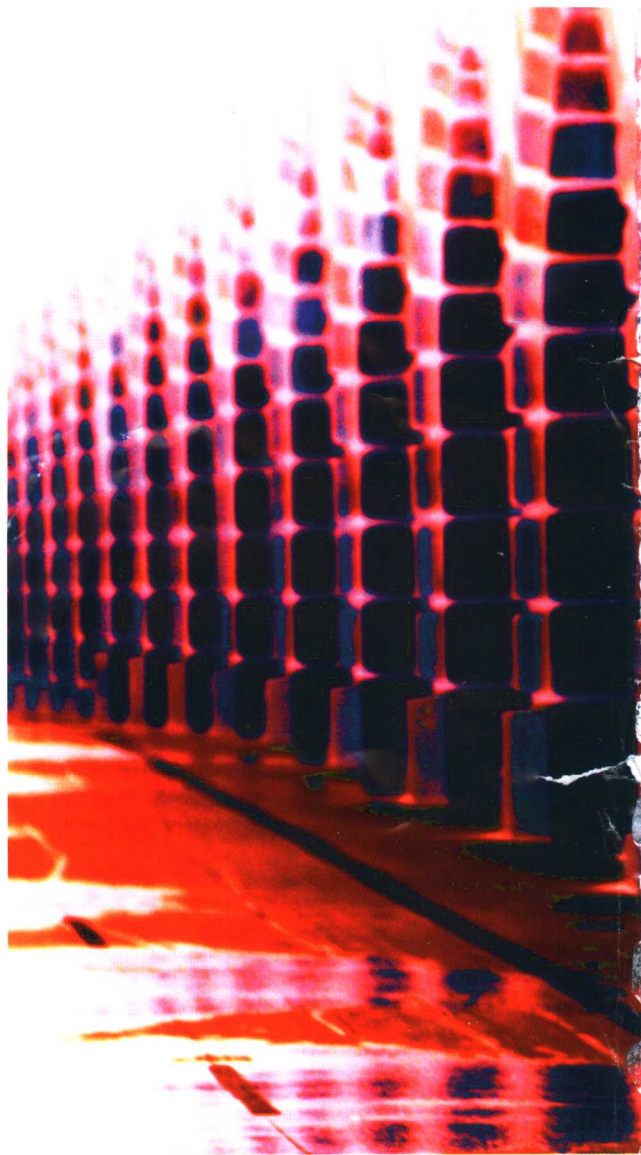
定价: 1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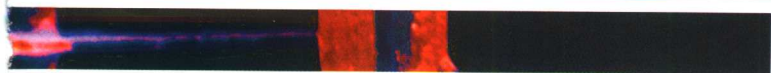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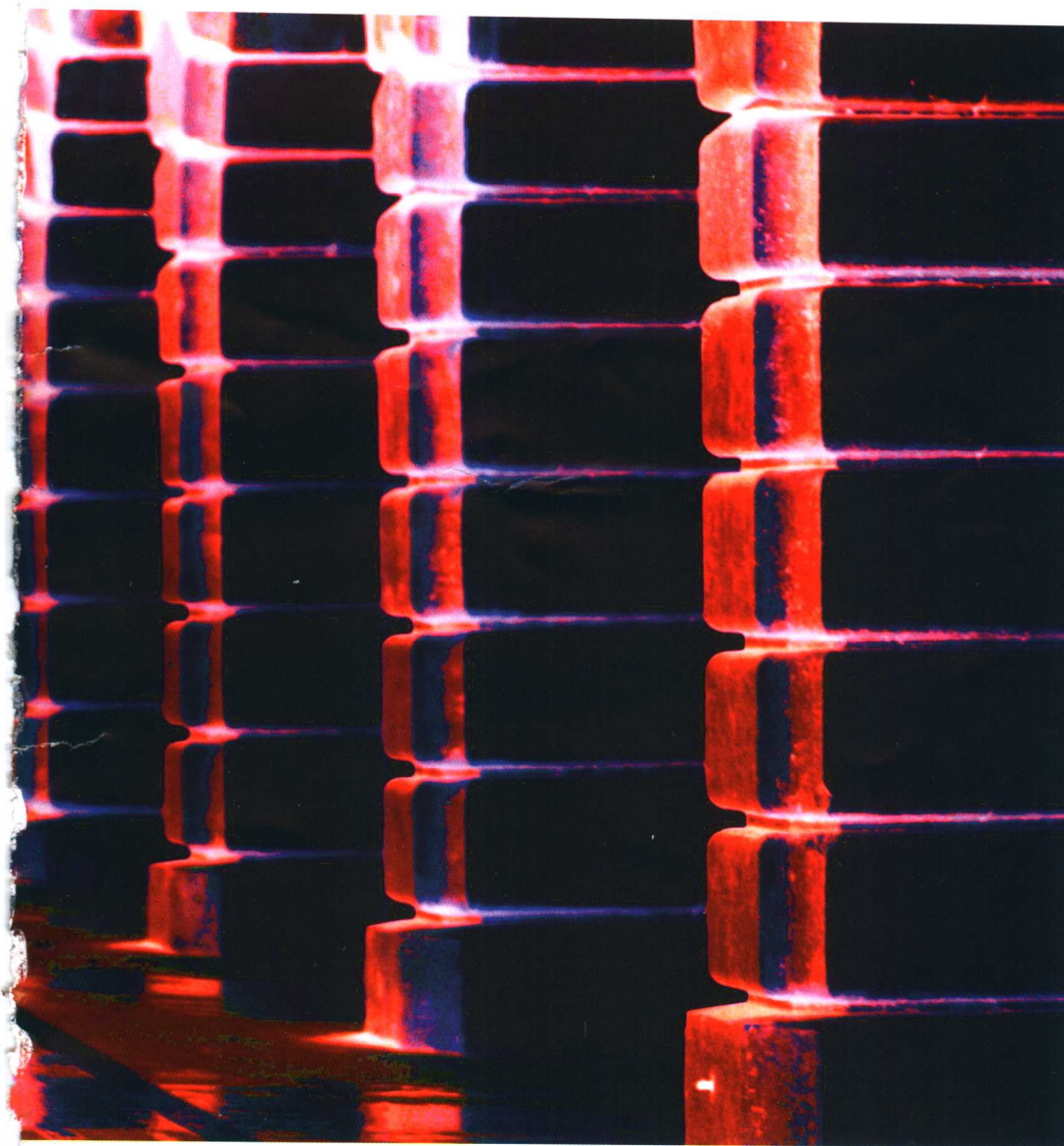
质量投诉电话: 010-58572393



时光宛若河流，缓缓流过万物不留一丝痕迹。它倦怠流去，在世界的怪诞陆离中让少年忘尽了最初的忧伤。

爱对我来说，就像坏掉的时间机器，停在那再也动不了了。人们经常赞叹年轻是多么鲜艳的一件事，可我想那是因为年轻太苍白也太单薄了，以至偶尔的亮色在其中定会显得鲜艳耀眼，令人难以忘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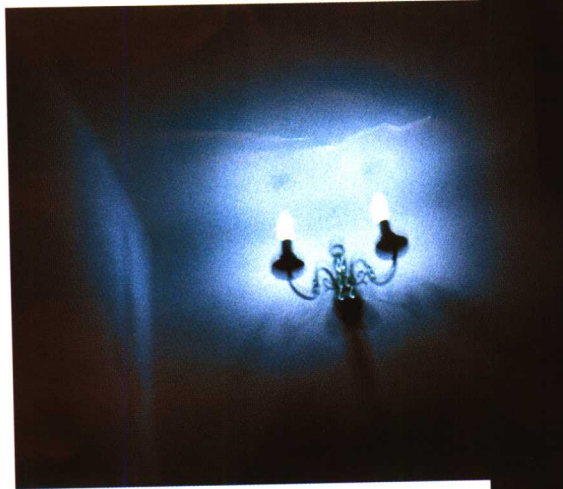








她笑了，她的笑容就像五月黄昏的阳光，通透明朗。就在那一刻，我以为今生今世我不会将她遗忘。可后来的那么多年中我毕竟还是忘了，直到我重回上海，再一次站在多伦路上时才想起那些撕心裂肺的时光。



那个初春的夜晚令我永志难忘，其中混合了我的深情和无耻，我的沉默和爆发，还有我用独特方式所表达的某些堪称坚决的意念。

我在纸上画出一道弧线，于是时光无情的流逝被忽略了，时光粗暴的流逝被击败了，生命长河里的这一朵浪花就此凝住，凝成一颗珍珠嵌在十六岁的做梦少年心里。

楔子<<

再次走进罗亭城堡时，周围已经没有了昔日衰草丛生、黄昏落日的景致。

这里终究是被发现了，一双双手挥去蛛网推开那扇虚掩的破门，一双双脚溅起灰尘踏入我当年的小小领地，一双双眼搜索过各处时光刻出的触目残痕，一双双耳朵倾听着遥远但曾确切存在过的燃情私语。在屋顶破洞倾泻而下的湛蓝光柱中，入侵者的惊叹声和着那些飘过时光的灰尘，回响在我曾经悸动销魂的罗亭城堡。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什么罗亭城堡？”同行而来的未婚妻失望但不失幽默地问道，“难道是被长鼻子女巫变了模样？”

我微笑着摸了摸她的头，她的长发被我弄乱了，丝丝缕缕地披下来遮住了光洁饱满的额头。她敞开厚厚的黄呢

大衣，解开手工编织的羊毛流苏白围巾，随即投入到我的怀抱中，将厚厚外衣下的二十九岁温暖身躯紧贴在我的胸膛。我抱紧她，逝去的时光却如波纹荡漾的魔力水幕般，将曾经的青春重现在我的眼前。此情此景恍如隔世，我忽然感到往日的争吵、大笑、哭泣等情景大步杂沓而来，令我措手不及地错愕在此时此地。

“究竟是些什么……让你这样怀念？”她把头埋在我的怀里轻声问。她呵出一口口白色的气息，金色阳光从她的发际流下，很快把那些气息也染得灿烂无比。

我终究没有回答，只静静抱着未婚妻看着窗外衰草丛生的那片旷地。那刻一切归于安宁，只有光线刺破空气的声音游荡在我们周围——我竟然就这样记起了多年前那些色彩斑斓的日子，本已浑噩无序的模糊记忆纷纷打着哈欠苏醒过来，瞬间便抖擞精神地清晰起来，精细入微到哪怕当时屋外野花上蜜蜂盘旋的嗡嗡声都清晰可闻。我听到心深处的某个箱子被“嘭”地撬开，那动静震得雪蓝色的时光灰尘到处弥漫，而我默默站在箱子前，发现箱子中那些各不相同的“片刻”依旧如粒粒钻石般熠熠生辉，光彩流转。

而此刻，三十岁的我放开怀抱转过身，用大衣挡住四面而来的寒风点了一根烟，在未婚妻明亮的凝视中静静吸着，烟灰积到很长才自行断落下来。

这里原是个位于吴淞码头附近的废弃装卸站，有两条落满黄锈的铁轨通向草木茂密的荒凉之处，当年因地处偏僻所以少有人来。罗亭城堡是这个废弃装卸站深处的一间十平方米的小破屋，原来估计是调度室之类。黄色的外墙，玻璃上涂着红油漆，屋里只有一张破旧的写字台。拉开抽屉，里面有大蜘蛛和褪色表格。如今这里物非人非，已经有开发商看中了这块位于上海近郊的地盘，巨大的打桩机竖立在不远处，入侵者般桀骜审视四周。它漆黑而冷静，沉默着，谋划着，忽而缓缓告诉我昨日不会重来。

我环顾四周，斑驳的墙上写有很多涂鸦留言。大多数是“××到此一游”“爱你一万年”之类，间或一些黄色打油诗，可以想象有很多恋人或狗男女曾经在我的罗亭城堡度过他们的快乐时光。忽然有一句留言跃入眼帘：“Where is Alice（你在哪儿艾丽思）？”

我默默将烟头弹碎在那句留言上，烟头的火花绚烂地铺满了“Where is Alice”。

我想我理解某君写下这句话时的心情——

Where is Alice……

我无意找个往事如烟之地玩一把所谓不堪回首，可当我再次回到多伦路时，依然忍不住对周遭景物的改变心存冷笑。是我太刻薄吗？还是曾让我有滋有味活过的栖身之

处全被人改了模样（罗亭城堡也好，多伦路也好），以致我如此耿耿于怀？这种失落感非常之确切，历经多年冥顽不死，在我志得意满或忙碌充实时它默默隐藏在内心深处不动声色，只有在我忘记奋斗、忽略目标、停下脚步喘息时才翩然而至，轻轻拍拍我的肩，让我竖起耳朵仔细听。于是我静下心来，果然又听到了那声十六岁时听到的叹息，叹息仿佛来自冥冥深处——只有我知道，那是谁在为谁叹息。

据说多伦路一带住过很多中国近代的名人，尤其以文人居多。可我一直在这条没有抽水马桶的街上长到十六七岁都不曾知晓这些。我只知道多伦路就是一个闹闹哄哄且臭臭烘烘的小菜场，从街头到街尾整条街都是一个小菜场。小时候街边住户的院子里还有过那么几棵青青桑树，蓝天白云曾映衬着绛紫色的桑果诱得我们一干小屁孩抬起头，看着探出墙的桑果，流下绵延不绝的口水。可后来整条街就被盖上了一个巨大的顶棚，黄色的顶棚遮住了蓝天和阳光，导致地上阴暗潮湿，各处角落里更是苔藓类植物滋生，常有鼻涕虫悠悠然滑过墨绿色阴沟盖，留下一条晶亮七彩的华丽黏液。但那时人们似乎对阳光啊蓝天啊空气质量啊什么的并不上心，反正无论是菜场中摆摊的人还是买菜的人都不再为烈日或风雨所苦，一时间人们对那暗红色钢架支撑起的明黄色顶棚发出一片歌功颂德之声。

二〇〇六年，我慢慢踱步在整洁雅致而名人铜像随处可见的多伦路——如果有雨的话，那配合我此刻的闪回心绪倒还好，可惜没有，只有干燥而生硬的阳光明晃晃地刺下来，照耀着路边一家连着一家的画廊、书店和那些崭新铜像。我走到位于多伦路中段的“中华艺术大学”门前停下，它已经焕然一新，明亮阳光中的它浑身洋溢着新生命，如果它有记忆的话，我怀疑它的记忆已随着新近的粉刷被全部抹去……唯有我一时间再也无法移动脚步。

能诠释此刻心境的，也唯有甲壳虫乐队的《Yesterday》而已——

Yesterday, all my troubles seemed so far away

昨日，所谓烦恼离我是那么遥远

Now it looks as though they're here to stay

而此刻，它们仿佛都站在了我的跟前

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

是的，我更愿缅怀那昨日的种种

Suddenly, I'm not half the man I used to be

恍然间，我已告别青春一切今非昔比

There's a shadow hanging over me

开始有阴影笼罩在我心头挥之不去

Oh, yesterday came suddenly

哦，此刻突然想起那些昨日情怀

Why she had to go I don't know, she wouldn't say

为什么她要离开我不知道，她也不会说

I said something wrong, now I long for yesterday

是不是我说错了什么，而此刻的我只怀念那昨日种种

Yesterday, love was such an easy game to play

昨日，所谓爱是如此坦白的一场简单游戏

Now I need a place to hide away

而此刻，我却需要一个地方隐藏我的心

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

是的，我更愿意相信那些昨日情怀……

“中华艺术大学”位于多伦路中段，其规模不大，仅由一幢三层楼的红砖墙建筑加上一个两三百平方米的小花园所构成。这幢建筑施工精致，细节考究，有别墅的外形，类似教堂的屋顶，和由五个大拱窗构成的二楼游廊。当年这幢巨大的别墅外形的学楼因为闹鬼而长期无人居住，破败不堪的学楼矗立在人声鼎沸的多伦路小菜场边许多年而庭院深锁，这在寸土寸金的上海虹口老城区委实不可思议。可想而知那鬼必定十分厉害，以致多伦路上的孩子们都不太愿意翻墙入院玩耍，住在多伦路上的人都说只要走进这宅子就会招致霉运。